

俞 敏

语言学论文二集

俞 敏 著

YU MIN YU YAN XUE LUN WEN ER J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

俞 敏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

俞敏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 千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303-01955-3/H · 139

定价: 6.55 元

前言

刘广和

我还没跟着叔迟师念书以前就佩服他的文章。说句实话，那时候对先生的文章理解不深，有的地方儿还没读懂，可是我觉得他的文章有叫人吃惊的东西，有“人人笔下无”的见解，现在看来，这个体会不错。

研究古代汉语或者现代汉语，无论是语音、语法还是词汇，先生都有创见。有先生那么多文章在那儿，用不着我多说，只举一个小例子作个证。讲古汉语虚字，清朝高邮王氏跟后来的几位名家，都用“甲、乙也”“乙、丙也”“丙、丁也”这种讲法儿。念古书拿他们的东西当字典使还行，要是想明白语言现象，一追问“为什么”就不行了。他们不讲深一层的东西，读者就掉进闷葫芦了。叔迟师讲虚字别开生面，比方《经传释词》“与”字条说：“与”犹“以”也。叔迟师说：

近代山东方言有“以”“与”混乱的。比方《醒世姻缘传》就管“给你一个”（即与你）叫“以你一个”。《檀弓》的“与”可能是这种“之、鱼通转”的现象之一……不过从引申讲也可以通。王氏认为“与”等于“和”，跟“以”等于“用”不一样。其实英语的 with 这个介词既可以当“和”讲，比方 I came here with my brother，又可以当“用”讲，比方 I cut it with my knife；俄语的 co 也差不多，“和”倒是主要意思。梵文的具声，顾名思义，当“用”讲，可是也当“和”讲。惠特尼（whitney）氏书 279 说：“工具格常用来表达伴同的意思，比如 agnir devebhir ā gamat（黎俱吠陀），愿火神和神们一块儿到这儿来”。

王氏未免拘泥。（《经传释词札记》）

先生把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成果熔于一炉，对“与”的认识的确“更上一层楼”了。

叔迟师学识渊博，勇于探索，这是我国语言学界公认的；您在紧关节要的地方儿立论极慎重，不喜欢悬揣，这一点未必人人深知。比如，七十年代末先生完成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是后来在音韵学研究上很有影响的力作。那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析了二十多位经师译的那么多经，找到毛六百个音节才写出来的，材料够丰富的了。可是，描写音值的时候，先生惜墨如金，好几个韵部的音值“盖阙如也”。瞅着当然不象高本汉先生摆的那么整齐好看。有一回，我问起这件事儿来，先生说：“那几部材料不够”。他不肯靠推论。先生还说：做学问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最终的真理。先生搞学术不光是求实，还贯彻了未定的精神。

先生 1985 年以前的文章已经陆续收到《中国语文学论文选》（1984·日本光生馆）、《经传释词札记》（1987·湖南教育出版社）、《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98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三本书里，本书主要收 1985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还收入一篇未刊稿，一篇失收的老文章。先生常把发表了文章的刊物随手送人，又不全留底稿副本，天长日久，连写了多少篇，题目都是什么也记不全了。本书的篇目大部分是我内子王宁打报刊目录索引语言类里查出来的，有几篇是先生回忆补上的。看看目录就能发现，这二年先生的精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方言，特别是北京方言，一个是汉藏比较。早在四十年代他就研究汉藏比较和方言，到今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倒真是“吾道一以贯之”。先生年逾古稀，带着病，呕心沥血完成了《汉藏同源字谱稿》和《汉藏联绵字比较》等大工程。国内从事汉语藏语同源研究的学者，目前还没有谁取得过这么重大的成果，“先生乃天下之独步也”。

一九九二年五月

目 录

前 言	刘广和 (1)
学习莘田师	(1)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前言	(4)
北京口语后轻双音节语素里轻音节的送气	(13)
现代北京话和元大都话	(18)
现代北京人不能说是元大都人的后代	(25)
北京话全浊平声送气解	(27)
中州音韵保存在山东海边儿上	(31)
驻防旗人和方言的儿化韵	(39)
北京话本字割记	(51)
论北京口语的“动宾”结构	(57)
北京口语“看不见、找不着”一类的词	(63)
北京口语里有“动名词”	(83)
汉藏同源字谱稿	(87)
汉藏同源字谱稿 (续)	(122)
方言区际的横向联系	(146)
我和图书馆	(156)
祝《汉语大字典》成书	(169)
论语法修辞合着开一门课	(164)
世尊称谓小考	(173)
古汉语词汇教学	(176)

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	(179)
汉藏文献学相互为用一例·····	(198)
“打”雅·····	(207)
汉藏联绵字比较·····	(217)
汉藏同源字谱稿提要原稿·····	(241)
附：大百科词条目录·····	(244)
跋·····	谢纪锋 (245)

学习莘田师

人们都说学生应该学老师，学他的长处。把老师作人的长处学到身上，照他那样作人。把老师作学问的心得学到手里，接着发展，再传给下一代。作到了这两样，才算对得起活着的或者故去的老师。拿这个话当镜子，照照自己，我的汗就下来了。我没法儿说我对得起罗莘田先生——我的老师里头的一位最该学也最难学的。我只学了德两件事，可一样儿也没学到家！这真可以转句文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了。

我想学可没学到家的第一件事是罗先生“忠于学术”的精神。1936年冬天，刚放寒假，我拿着一件借了一个半月的仪器去还，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碰上了罗先生。德问我寒假有个什么打算。我当时实在是一点儿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是一个大家庭的独子，担子很重。在流行着“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里，心里盘算得顶多的是养家糊口。作学问么，我也有意，不过总觉得那是一种奢侈的爱好。所以在治学甚而至于上完学这件事上都犹疑疑的。我的几位长辈也七咀八舌头，也有叫我改行的，闹得我心里挺乱。我一肚子话正没处说哪！让德这一问，我可就好像摘下脑袋，可着腔子倒出来了。罗先生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才说了不多几句话。德首先肯定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种现状。接着指出来真会点儿什么的人倒也还没见过饿死的。底下说：“你家里真要想让你飞黄腾达，那就没法子了。要只不过想过个普通的生活，那倒也为了大难。作学问刚迈进门儿一条腿，再往回拔，真有点儿可惜你这块材料儿了”。没有实践出不来真知。当时我还挺看重自己这块材料儿，还不知道我也不过能拔拔足球场上那一大片草

皮，所以“慨然”地把一辈子的精力许给了这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学问了。也就是说，没作逃兵。当然，因为学罗先生学得不到家，所以有些时候“荒时废业”去下棋、打谱。有时候在灰闾的情境里“束书不观”，游手好闲。不过我可从来没后悔过走上这条路！常听见有人说罗先生管学生管得特别严，又好护着自己的学生，有点儿“家长作风”。照我的理解，可不是这么回事。他辛辛苦苦一手培养出来一支语言科学队伍，盼着它成长壮大，也就最不愿意里头有人“落荒而走”，愿意人人都像他自己那样把全体身心献给学术，这才不得不多过问点儿学生的事。这本是他那领队人的分内的事啊！

我想学可没学到家的第二件事是罗先生不断“精进”的精神。听说菩萨修行，有六波罗蜜。“忍辱”波罗蜜，今天还活着的前辈和同辈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都修得有点儿道行了。要提“精进”波罗蜜，我可没见过有谁赶得上罗先生的。罗先生刚从国外回来，我去看望去。聊天儿聊到了Bloomfield。罗先生满口称赞，说B希腊文熟极了。我有点儿觉得意外。要论罗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比B在北美的地位也不相上下，他到了北美，听说受的接待，也是挺隆重的。就是虚心，不想多谈自己的事，也还有的是别的可说的哪！我知道这是“见贤思齐焉”，这是自己鞭挞自己，这是精进波罗蜜了。从现在回头看看罗先生在学术上走的路，就更明白了。一上来他因为不满意清朝学者单纯分类的研究法，进一步上“域外”去求，吸收高本汉他们的拟音研究法。后来因为这一批学者忽略了几种极重要的方言，就吸收他们研究现代方言的办法研究厦门、临川、皖南音系。后来因为书面上还有极重要的材料，就去研究梵汉、藏汉对音。后来又因为单纯依据韵书不够全面，就去研究汉魏六朝诗文。后来因为单纯把研究领域限制到汉语里收不着互相映衬的效果，就又研究汉藏泰系民族语言：用广东音乐的牌子来形容，真可以叫“步步高”了。真要

是“天假以年”，让您活到段玉裁、王念孙那么大岁数，谁知道他要高到哪儿去呢？谁敢说您不能也念希腊文念到“熟极而流”呢？这种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永远不断进步的“精进”波罗密，正是您最突出的长处。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不由得顺脊梁沟儿里冒凉气儿。我有过了几年回头看看，除了白头发多一点儿以外，什么也不比前几年强的时候么？有躺在“鼠咬虫吃”的“老本儿”上拍老腔儿的时候么？有浪费精神争名取利的时候么？有“爱惜羽毛”，也就滑得整天“今天天气哈哈”的时候么？说起来也真害臊，都有过点儿。多亏了罗先生精神的鞭挞，还没有到专业水平罢了。有人说罗先生和人说话滔滔不断，简直要“包干儿”。照我看也不象是那么回事。您知道您心里想作的事有多少，想达到的目标有多高、多远哪！

听说有些行星有卫星。这些卫星是怎么来的呢？是太空里小块的物体受了行星引力的吸引，围着它转，最后成了它的卫星。从地上看，不光行星光芒灿烂，连那小卫星也有了分分光辉。罗先生人离开了，您在学术史这条银河里的光芒是永不熄灭的。现在我们这些在语言学里辛勤工作着的人也是受了这大星引力的吸引，绕着大星转，也放出微微的光。但愿我们也能吸引些小块来参加这个发光的行列，向大星右旋顶礼，也继续往下发光。我想引用先秦人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来作这篇小文章的结尾：“指穷于为薪，火传也。”

《语文知识从刊》，1983年第12期。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前言

我这多半辈子有一件事挺走运的——作事八成总是在老师手底下。这一来我也吃了点儿亏。好些处世的诀窍，象吹字诀、拍字诀什么的都没学会——跟老师作事用不着这套。可我也占了大便宜。省工夫儿多了，省脑筋多了。

这些位老师也是各式各样。有人火气大，可极护着学生。有人度量窄，可不幸沾点热中。反正都是正经八百的学者。独单有一位可以叫我心里称他伟人，这就是志韦先生。

我第一次遇见志韦先生是在1940年。那年我考上燕京研究院，并且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助学金。当时中文系主任是郭绍虞郭先生，研究院长是志韦先生。第一次谈话是跟志韦先生面对面坐着谈的。他知道我在中学里教书，就提醒我说：照规矩助学金只给不拿工资的人。我听了以后就一愣：我上有老母，下有弱妹，一家儿三张嘴呢！这笔助学金别看还不算薄，可怎么也顾不上来呀！先生看出我为难来了，就给我出了个主意：暂且休学一年，看明年经济情况能好转不能再作决定。我马上同意了，可自己知道眼圈湿了。我这个人平常轻易不爱动感情，也许是迟钝，也许像什么人说的“城府深”。我自己觉得是经的忧患太多了，泪窝子乾了，麻木了。这一次为什么在一位生脸儿的前辈跟前儿冷孤丁迸发出来了呢？因为我头一回遇见这样儿的人。提起我拿不着助学金的时候，他比我还着急、惋惜；出起主意来他比我还想得周到。他图什么呢？小时候儿念《孟子》，念过“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长大了光在大夫的匾上看见过这种字眼儿。活人么，没见过。这一次我算开了眼界了，真见着有这种品行的真人儿了。从那以

后，我认准了先生是位“婆心”的大人物。

41年我经济情况并没好转，可是教课以外时间较比从容，就放弃了助学金，复学了。还没满一个学期，日本军阀打起珍珠港来了。“华北军”发了好些兵，把燕园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大概是因为不信“主”，上帝看我不配跟教会学校共患难，正好留在城里。过了一阵子，听人说燕园的围解了，校园改成了“军方”的机关，学校负责人都关在东厂胡同——这是魏忠贤的老窝，日本军阀关那些有反战情绪的日本军官的地方。后来又听说先生让日本宪兵把牙都打掉了。这叫我非常激动，恨不得自己也有这种英雄经历（说实话，也有“幸而免”的心情）。又过了好一阵子，听说日本宪兵把先生判了个徒刑，缓刑二年，放出来了。住在海淀，生活极清苦。有时候免不了用“乞米”作诗题。有一次碰上老同学阎君屏同志约好了一块儿上海淀看看先生去。不巧又碰上一件什么风声紧的事（那时候有人的居民证上打着抓进日本宪兵队的理由居然是“因面麻”），没去成。我在听来的话上，加上点儿自己的想像，把先生在心里描画成一位有“铁骨”的人。后来发现我听到的消息不全真，可我作的判断全没错。

1946年，燕大复校。先生给我往台北国语会写信，叫我回北京。47年回到燕大，这才有机会多来往，些微熟悉先生的为人。平等待人是最容易发现的。在我那冰房冷屋里和我们夫妇一块儿大口儿吃蒸白薯啦，抱我那个胖乎乎的大孩子直到污了袄袖子啦，这种场面过了卅六七年了。闭上眼一想，仿佛就象昨日的事。可是有一回“剿总”大规模查钞燕园的时候，先生以校长的身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应付得不亢不卑，使满校几千口没受到骚扰，平安渡过，态度那种冷静、安祥劲儿，应变能力那股强劲儿，真叫身经人产生“多亏他老人家”的谢意和“我早知道有德就没事”的信赖心。事后也有人说过“官方”不过假戏真唱这类话。可是在也是假戏真唱（也许还有真戏假唱？）的场面里不也有

人认为碰上千载难逢的良机冲昏了头，也有人认为天塌了，吓破了胆么？谢安我没见过，我见过的有“雅量”的人物就数志韦先生了。

《古音说略》出版了。我才真正接触到先生的研究成果。听阎君屏说：先生本来在心理学上造诣非常深，后来因为实验心理学发展了，仪器得不着，只好改作语言心理。从这儿一挪窝儿就到了音韵学了。提起音韵学来，我别看懂的不多，总算门儿里出身；创获不多，挑毛病的能耐倒看得过儿。等一看先生的书，不由得顺脊梁沟儿里冒凉气：先拿《切韵》音作核心，斟酌妥当，上溯《诗经》音，下论古官话、北京口语，这么大气魄就足够把我这个门儿里出身的吓一跳了。说起来惭愧，直到今日，先生的单篇论文，特别是论古官话的，有些我还没看过哪！出版社这一回把先生的著作编成集子出版，实在给读者，包括我这个不长进的懒学生，造了极大的方便。真是功德无量！

先生的研究成果里最引起人家议论的是《切韵》音两个介音也叫“重组”或是“重出喉牙唇音”这个学说。等韵图支韵“奇”字在三等格里，“祇”字在四等格里。历来讲《切韵》音的人有两派。一派是追随高本汉，瞪眼不承认这个现象，或者是不谈这个现象。可是《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这个现象是抹杀不了、躲不开的。看起来这一派采取“知难而退”战术是跟典籍不合的。另一派是追随志韦先生承认这个现象，不过有用不同的解释的。先生本来是采纳的王静如王先生的意见，把三等介音定成I，四等定成i（看本书22—26页）。我在《等韵溯源》（1980年音韵学年会论文）里说：“梵文的r、ṛ……《集记》中附《林记》引的古本作‘梨、梨’……慧琳在《一切经音义》第廿五卷里把r、ṛ写成‘乙上乙去声’（看《大正藏》2705号484页、2128号470页）。很显然，

它们的读音是……*r i*、*r i*（这在印度和欧洲是极流行的）。从这儿进一步往下推，他的‘乙’念？*r id*，‘一’念？*yid*（《大正藏》2133《梵语千字文》{别本}在*icchā*下头注“一缠”，见1209页。日本释玄昭《悉昙略记》说“i 壹 *ccha* 车”。2704号469页）。志韦先生的 I ……的音色也好定了。而且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来纽字在这种韵里向来不到四等去！”照这个说法推下去，三等的“笔”《切韵》音该是 *pr id*。这正好跟《说文》“聿”字说解说的“所以书也……吴谓之‘不律’”互相印证。至于 *r* 或是“弹舌”（这是义净法师用来描实 *r* 部位音的术语，见《梵语千字文》《大正藏》2133号）音不易跟 *i* 拼的疑问（看本书12—15页）倒不难解答：梵文的 *ṣ* 经常是受前后的 *i* 影响才从 *s* 变来的。字母家不把正齿二三等分开，是因为声母差别不如介音差别大，也可以算“重组”。因为四等格子让精组占了，就把它挤到二三格里去了。所以在议论纷纷之后，我还是“笃守师说”。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先生和李荣同志都主张的全浊不送气学说。我在《等韵溯源》里说：“用‘轻’、‘重’两个字，说得最清楚的数《涅槃文字》。这部书继承法显在梵文 *ka* 底下注‘稍轻呼之’，*kha* 底下注‘重声呼之’；*ga* 底下同 *ka*，*gha* 底下注‘稍重呼之’。从这儿推出来他的‘轻’就是 *alpaprāṇa*，照字面翻是‘小气’。他的‘重’就是 *mahāpāṇa*……‘大气’。”*g* 既然跟 *k* 同样的注脚，除阻以后排气量又小，当然是不送气。释子用全浊对 *g*、*j*……的占大多数，先生和李荣同志书里说得很详细，不再引了。现在好像没人再翻这个案了。

还有一点是先生把《切韵》音一等开口的 *a* 元音定成 *[ɐ̃]*。这个创新没引起应该有的注意。梵文 *ya* 多数对成“野”，也有人写“蛇”。可是日本释安然《悉昙藏》五说：“吉藏《涅槃疏》云：“*ya* 馀家反，亦馀歌反。”（《大正藏》2707号409页）。印度人念梵文 *a*，多数倾向 *[a]*，只有孟加拉人念 *[ɐ̃]*。现在的《广韵》

“戈”(=歌)韵后头有“迦、佉、伽”三个为内典增加的字，不入麻韵，正是用 $[\text{v}]$ 元音的痕迹。听金克木学长说，波腻尼仙语法最后有 a 、 $[\text{v}]$ 这么句话。这是说有些 a 可以念成 $[\text{v}]$ ，先生这么给《切韵》寒恒定元音，正好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原音韵》跟湖南方言“寒”跟“桓”分开。当然，我提出的证据也许有人信不过，说对音总有不精确的地方。不过我也可以指出来：拟构出来的音系好象摆七巧板。这玩艺儿，我玩儿过。有一回我摆了个“奔马”，我的孙子看了说是“大灰狼”。动机效果相去万里。为什么不用对音核对一下呢？先生从来不排除对音材料。我用梵音给先生作疏证决不违反先生的意愿——本来我学梵文还是奉先生之命学的哪！在讲《诗经》音的时候，先生除了免不了也摆摆七巧板以外，还参用些心理学的方法：概率、统计。这也曾引起过议论。别管把语言算人的行为，还是算社会现象，统计方法都是适用的。就方法论方法，可以说完全合用，“无可非议”。至于有人说作出来的结果不太有说服力，那可抱怨不着统计方法。通常用统计研究的现象，比方像桑戴克统计英文常用字，那资料的单位（字什么的）是用百万、千万数的。《诗经》里入韵的字，像段玉裁的七、八两部，一共才用了六十处左右。这样儿，有些参差也就难怪了。分开这两部，也许可以比成用菜刀劈头发丝儿。要有人说“你劈开了，可是没抛光”，那就太苛求了（更别说助手也可能有失误的地方）。

另一个引起议论的是“古音”（大致等于《诗经》音）阴声全是闭音节这个结论。这不是先生的创获。“始作俑者”是高本汉。他在《诗经研究》里开始给古阴声音节后头加-b、-d、-g。他的推理过程大致像底下：——

推 理	咱们的评论
现代汉语方言人声	
收-p、-t、-k。	是真事儿。

《切韵》音入声也
收-p、-t、-k。

古入声也收-p、
-t、-k。

古音和入声通押的
阴声也一定收
塞音-b、-d、-g。

假定古音入声收浊尾，可以说明为什么段氏 1—5 部阴入通押那么多，在后元音后头-g 容易弱化成 γ。学过古英语的人可以想想：古英 *dæg* 和古撒克逊 *dag*。前者早就是摩擦音了。

这么看起来，先生这次是吃了信高本汉的推理这个亏了。结果弄得古音一个开音节也没有。刚造五十音图的日语大概是几乎没有闭音节的。全用闭音节的语言世上找不出前例来。

我能拿出来的证据只到后汉。不过我要提醒讲《诗经》音的各位：咱们念的《诗经》也不过是汉末三国初郑玄和王肃的本子。宗周钟那样的西周铜器用韵并不按韵谱押。陈寿祺《左海文集·与王伯申詹事论古韵书》说得对：“不知所谓古音在某部者，诚三代之韵书乎，抑亦一家之言乎？”先生平常眼光最敏锐。这一次偏

不合逻辑。父亲没有象儿子的义务。“维吾尔”唐代写“回鹘”，舌尖入声有可能收-r。

有反证。后汉人译佛经用“羯磨”对 *karman*，“摩羯”对 *makara*，用“弗于逮”对 *purva* [vi] *deha*，用“鸯掘摩罗”对 *aṅgulimāla*，用“郁头”对 *udraka*，用 t “尼拘律”对 *nyagrodha*，P, ni, 都说明舌尖入声多数收-d；用“廬楼亘”对 *avalō* [kite] -*śvara* = *ab°*，用“阿网”对 *akṣobhya*，说明收唇入声，多数也收-b。后汉入声十之八九收浊音，古音就不能收清音。不然就得承认清→浊→清这样的怪演变史。

没法儿保证。马雅可夫斯基的《Хорошо》就用 *ю* 跟 *тою* 押韵，《Ленин》用 *прошѣи* 跟 *ужо* 押韵。

受了“不极成”推理的蒙蔽。这叫“君子可欺以其方”。

从这里可以连带谈到汉语的系属问题。先生和好些别的位都认为汉语跟“台”语关系近。王静如和我可认为汉藏关系近。我们的理由是：汉藏常用的词能找着对应关系的很多。殷末周初汉语典没有类词（跟计量不相干的量词）……。我在《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0. 1）里从古史书引了《晋语》：“昔少典娶于有峩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旧唐书·吐蕃传》：“吐蕃……本汉西姜……樊尼乃率众西奔……于羌中建国……。”用这些论证了姜性的炎帝神农氏和姬姓的黄帝有熊氏本是兄弟部族，藏汉人的祖先。这个问题现在想有定论还太早。不过要指出来：观点影响摆七巧板的模式。先生的古音模式的“五声说”、幽部主元音 u ，就带着泰话的味儿。大概是 48 年吧，我和先生说《生民》的“释之叟叟，丞之浮浮”里两个拟声词该是 sru 和 bru 。先生给我写了个条儿，说是 sruu 和 bruu 。这说明先生并不那么坚持那个 -g，可是很心疼那个 u 。提起古声调来，我作过一个有趣的统计。我在《古四声评议》（《训诂研究》第一辑）里据王仁胸《切韵》各卷前注和唐兰唐先生跋推算，《切韵》的字储存是：——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字数	2908	2692	2070	2332	2156
百分比	23.9	22.1	17	19.2	17.8

成段文章里表现的各调字分布，在陆法言《切韵序》是：

平 42.5% 上 19.4% 去 19.9% 入

18.1%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是：

平 43.5% 上 21.7% 去 19.5% 入

15.3%